

## 《周易》「生」之觀念探析

洪明玄\*

### 【摘要】

歷來思想家對於「生」的論題都有其見解，而「生」的意義又在儒家學說中佔有重要的地位。關於生的說法，在先秦儒學中以《周易》的思想最為深刻，不論是從《經》的角度或是《傳》的內容，都可以看到其思想隱含著永不止息的意涵。尤其《周易》一書中，以「生」為詞者計出現二十三次之多，在這二十三個內容裡，總共可以區分成三個部分，第一是屬於「化生之生」——是萬物誕生、化生的意思；第二是屬於「發生之生」——用以告訴人們趨吉避害、無往不利的意思。第三個是屬於「生命、生活之生」——要人能夠珍惜生命、反省人而有生、活著的終極意義。不論是在《周易》經傳的解釋，或是《易》卦的順序安排，都可以清楚地見到古人對於「生生之德」的重視，與對生命的期許。

**關鍵詞：**《周易》、生生、化生、萬物、宇宙

---

\*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

## 一、前言

在中國古代思想裡，「生」的觀念相當重要，原因在於天下萬物都必須生出之後才能夠成長茁壯，因此先聖將「生」視作世界之起始，而不似佛教哲學，把生作為一種折磨、是人生的枷鎖，是諸苦的根源。「生」的觀念尤其在《周易》中有較為確切的說明，因為從《周易》〈序卦〉的體系來說，乾坤化生世間萬物，藉此開展出一套宇宙論，因此對於「生」的始末特別重視，故本篇文章試圖探討「生」在《周易》中的地位。

《周易》一書中提到「生」的地方總計出現二十三次，其中的觀念或同或異，但多表示中國哲學對「生」的憧憬、與美好的期待。「生」代表了生命、代表著一個新的開始、長養萬物、化育天地，在中國典籍裡，由生所出發的意思多是美好的、正面的。在先秦經書將生之意涵當作宇宙發生論者，尤以《周易》為代表，這是因為在《周易》的哲學裡，有著對化生萬物的想像，因此充分展現出古人對「生」的喜悅。本篇文章將以「生」之字義為基始，逐一探討「生」之義在《周易》中的定位，進而說明「生」在《周易》中的正面價值。<sup>1</sup>

## 二、「生」字之釋義

從甲骨文的字型來看，生之甲骨文為「」（甲二 00），其形正是象艸木初生於土上，其上象艸形，而其下有「一」乃是象土地之形，意指草木初生，破土而出。就金文的字型來看，其型作「」（甌生甌）亦如同甲骨文形狀，無大分別，只是在直筆的地方加上一點，進而演變成小篆的形狀「」。因其取象一致，則釋義無別，故字型亦沒有太大的差異。既能釋其型，考其義於《說文解字》中為：「生，進也。象艸木出土上。凡生之屬皆从生。」<sup>2</sup> 其意即指草木初生，因此衍伸有出生、生長的意義。《詩經》〈大雅·生民〉中也說道：「誕彌厥月，先生如達。不坼不副，無菑無害。」<sup>3</sup> 正是以「生」作為生

<sup>1</sup> 本文所採的「化生」意，指萬物本無其形，因天地氤氳變化誕生而來；於「發生」意，採事物有其形，而後滋長、萌發。

<sup>2</sup> 漢·許慎，清·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（台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8年），卷6下，頁276。按：文中凡引用書目重出者，先著其作者、出版項目，而後僅示其書名、卷數以及頁數，以省篇幅、字數。

<sup>3</sup> 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，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5年），頁370。

物初長的意思。<sup>4</sup>

由此可知「生」的本意是指草木初生，向上生長，進而有運動的意涵，其後才衍伸出萬物之生、成長，進而才有化育、長養的意思出現，以及生命的形成和發展，而帶有創造、進步、進化的意義。關於草木的出生、發生、生長的意思，此在《爾雅》中有較為清楚的說明：

春為青陽，夏為朱明，秋為白藏，冬為玄英。四氣和謂之玉燭。春為發生，夏為長嬴，秋為收成，冬為安寧。四時和為通正，謂之景風。甘雨時降，萬物以嘉，謂之醴泉。祥。<sup>5</sup>

《爾雅》說到農作物在春天的時候是始冒新芽，剛剛生長的時間，如果農作物的栽培過程，和四時的運作能夠相互配合，則農作物必能豐收，對農人則為吉祥的徵兆。其實不僅是對於農人，甚至是社會中的任何人也是一樣吉祥，由於飲食是生命的基本需求，是以從農業發展過程，可見古人對於農作物的成長，多是充滿了期待的心情，並且給予相當的祝福。對應到人事亦然，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，正是將生配與天地，並且將之位列「大德」之處，顯示出先賢對生的崇敬。

### 三、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——《周易》中的化生觀

從字型、字義來看，生的意涵在文字開始記載的時候，即已經確立，然而文字有本義、引伸義、假借義，「生」之詞可以由化生、創生的意思，衍伸出更多、更廣的意涵。從本義及其衍生義為出發點觀察《周易》，發現其中雖多次提及「生」之一詞，然其意義則「屢遷、變動不居」，而非能「恆其德」。因此研究方法上，乃先從本義著手，再對書中所記載的文句進行分析，期能夠展開「生」之意涵於《周易》中的發揮。

在《周易》中總共有二十三個與「生」有關的部分，在這當中可以分成三個層次，分別是動詞的萬物化生、始生，事情的發生，以及名詞的生命，共三類。因著這三類的不同，《周易》的「生」開展出了不同的境界，以下即先從

<sup>4</sup> 此一段的字型、字義、釋意乃參考季旭昇先生所撰之《說文新證》，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2年），頁505～506。

<sup>5</sup> 宋·邢昺疏、清·阮元刊刻：《爾雅注疏》（《十三經注疏》第8冊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7年），卷5，頁96。

天地本無而有之生，做為論述的對象，據以顯示萬物的誕生，乃是所有一切的開始，以是作為萬有之基礎。

### （一）化生為萬物之始

所謂的化生可謂是《易》的宇宙論，此中所討論者實萬物初生的本源依據、如何化生以及生的意義。首先，化生是指萬物之始生，即一物尚未成形，而後經由某些特定的方式生出，如：「有天地，然後萬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，故受之以屯；屯者盈也，屯者物之始生也。」<sup>6</sup> 此乃說明天地能生萬物，萬物充塞於天地之間，相互依存。然天地何以生萬物，故於《周易》中復申其道，明相感之要：

咸，感也。柔上而剛下，二氣感應以相與，止而說，男下女，是以亨，利貞，取女吉也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觀其所感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！<sup>7</sup>

《周易》分為上經、下經二大部分，上經乾坤二卦明萬物之起源，有天地然後生萬物；下經咸恆二卦示萬化之生成，是其體為天地，其用也感久，故所生者充塞其間。

考察〈屯〉的卦象☵☳，其構成為上坎下震，乃雲雷、雷雨之象，說明其產生的時間、地方是處於危險之中，故加深化生之困難，因此稱為屯難。《說文解字》中對「屯」所下的意義為：「難也。象艸木之初生，屯然而難。」<sup>8</sup> 屯本就是形容草木剛從土壤裡冒出來的情形，表示這是相當不容易的，於是《周易》〈屯·彖〉中復申其意：「屯，剛柔始交而難生，動乎險中，大亨貞。雷雨之動滿盈。」<sup>9</sup> 雖然天地相交而後難生，但《周易》所揭示的難並非要人打退堂鼓，反倒是在一片混沌之中，仍然有可以追求的目標，是有著積極的態度，故縱使有難，亦「大亨貞」。

《周易》〈繫辭〉中又說道：

<sup>6</sup> 唐·孔穎達正義、清·阮元刊刻：《周易正義》（《十三經注疏》第1冊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7年），卷6，頁187。

<sup>7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6，頁82。

<sup>8</sup> 《說文解字注》，卷1下，頁22。

<sup>9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2，頁21。

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；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《易》曰：『三人行，則損一人；一人行，則得其友。』言致一也。<sup>10</sup>

顯示萬物初生的狀況，雖是困難重重，但只要能夠專心一志，方知一陰一陽為生生之本；一男一女實夫婦之端，此即君子之道也，同於天地之理。如能堅守此原則，不懼艱險，即可突破困難，這也是《周易》作為一部儒家經典的代表之處，其面向正是積極進取。儒家的精神是積極進取，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、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，就算受到外在的不平等待遇與打擊，也一樣對自己充滿信心，不輕易被擊潰。

## （二）太極實化生之源

萬物的化生是在混沌之中所開啓，其生發之由乃源於陰陽、剛柔和合而導致，那麼陰陽、剛柔等化生的源頭何在？在《周易》〈繫辭上〉中這麼說道：

是故《易》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。……是故天生神物，聖人則之；天地變化，聖人效之；天垂象，見吉凶，聖人象之。<sup>11</sup>

其源頭乃是來自於太極。《周易》中以太極作為最高之本體，太極元氣分而為天地，天地再散而成萬物，不論日月星辰，抑或是各種器象事物，莫不是由太極而來，最後聖人統一其功能以成大用，故化生之源皆來自於太極。是《周易》〈繫辭上〉曰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<sup>12</sup> 張載對於這個觀點有說法如下：「形而下是有形體者，故形以下者謂之器。……有形迹者即器也，見於事實，如禮義是也。」<sup>13</sup> 形而下者皆是形而上的太極所變化出來，這些器物的呈現，都是太極所表現的面貌之一，透過變化，天下萬物皆陳列於前，而

<sup>10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2，頁 171。

<sup>11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1，頁 156～157。按：孔穎達疏曰：「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，元氣混而為一，即是太初、太一也。故老子云『道生一』，即此太極是也。又謂混元既分，即有天地，故曰『太極生兩儀』。」（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1，頁 156～157。）故天地實太極所分，而太極乃天地之所成。

<sup>12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1，頁 158。

<sup>13</sup> 宋·張載撰，宋·朱熹編：《張子全書》，（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，1966年），卷 11，頁 269。

後通過聖人明白其間變化，法天法地、趨吉避凶。

瞭解到化生的本源是來自於太極，其變化而成陰陽、剛柔，顯現在六十四卦中則為〈乾〉、〈坤〉二卦，通過二卦的配合而生成萬物，此即明萬物之化生：

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。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。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牝馬地類，行地無疆，柔順利貞。君子攸行，先迷失道，後順得常。西南得朋，乃與類行；東北喪朋，乃終有慶。安貞之吉，應地無疆。<sup>14</sup>

坤德屬順，其《周易》〈坤·彖〉是「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」<sup>15</sup>；乾性屬健，其《周易》〈乾·彖〉言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」<sup>16</sup>，兩者的差別在於古代以女性為能生的對象，乾的代表是父，即婦之天，故乾元大哉、統天，而坤元則是至哉、順承天，乃萬物資生之源。

### （三）專一為化生之態度

宇宙中的各項事物皆由陰陽交接而生，於人則是透過男女的相交而生後嗣，然終須有禮法制度始為合宜，故有夫婦。夫婦和合生子女，男女相應生子孫，若所行不貞則上下不能交通、陰陽不能和合，因此《周易》〈損·六三〉曰：「三人行則損一人，一人行則得其友。」<sup>17</sup> 即意在交往應專一是也。

在相互瞭解、接觸的過程中，首重者在兩人是否有所感應，所以乾坤為萬物之始，設於上經之首，下經以咸恆起始，明相交之過程，《周易》〈咸卦〉中如此說道：「咸，感也。柔上而剛下，二氣感應以相與，止而說，男下女，是以亨，利貞，取女吉也。」<sup>18</sup> 卦由少男與少女相合，卦象為☱☶，程伊川在《易程傳》中說道：「艮體篤實，止為誠慤之意，男志篤實以下交，女心說而上應，男感之先也；男先以誠感，女說而應也……既言男女相感之義，復推極感道，以盡天地之理。」<sup>19</sup> 正是由男女相感應以生萬子萬孫，此與天地萬物之生相符

<sup>14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2，頁 18。

<sup>15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2，頁 18。

<sup>16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，頁 10。

<sup>17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7，頁 95。

<sup>18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6，頁 82。

<sup>19</sup> 宋·程頤傳：《易程傳》（台北市：文津出版社，1987 年），卷 3，頁 274~275。

應，以示人乃天地之一，於生物之情不可離也。依卦象言，上艮下巽，艮為少男，在上則有下交之意；巽為少女，在下則有上求之情，上下求索，相悅以情義，相應以禮法，此為天地之正理，如此可以使世代持續地維持下去。

於諸例中可知，《周易》將化生當作最高的道德準則，是因為萬物必須經過化生才能得到更新的機會，故《周易》〈繫辭下〉中說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？曰仁。何以聚人？曰財。理財正辭，禁民為非，曰義。」<sup>20</sup> 把「生」當成天地之間至高無上的德目，這也是中國儒家哲學與其他哲學所不同的地方。儒家哲學是一種充滿、樂觀、開朗、積極的哲學，有著悲天憫人、當仁不讓等正向精神展現，是個對世界上的任何生物都充滿了感情的哲學。

《周易》對「生」的看法，其首重者在化生義，因有萬物之生，而有眾事之成。然人與人相處，或有吉凶悔吝，此勢之所致，不可免除，故於人生之後，必會生事，是故其第二層次屬發生義，所討論者在事之發生。

#### 四、「吉凶生而悔吝著」——《周易》中的發生觀

發生是指某件「事情」或是某種「情況」，本來沒事，但因處某種條件下，因緣聚合而發生、顯現、產生，故稱之為發生觀。此於《周易》中多以吉凶悔吝稱之，如：「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，遠近相取而悔吝生，情偽相感而利害生。凡《易》之情，近而不相得則凶，或害之，悔且吝。」<sup>21</sup> 吉凶之生、利害之成、悔吝之著，本無一定之道理，其生成之由即為因緣聚合而成。事情與情況的「發生」並不同於「化生」，化生指人、物由無至有，而事件之生稱作發生，事件發生實屬必然，然吉凶悔吝則存乎事件當中。此中較值得注意者在於，事情都伴隨著吉凶之斷占，是故《周易》對「發生」觀都與吉凶脫不了關係。

##### （一）吉凶為發生之果

《易》原本只是用於占筮，到《易傳》形成之後才被視作全方位的知識來運用，而「發生」觀正是《周易》在占筮這原始功能上的表現，其後才被擴大到人世的運用上，例如：

《易》之為書也，廣大悉備。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

<sup>20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2，頁 166。

<sup>21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2，頁 176~177。

而兩之，故六。六者，非它也，三才之道也。道有變動，故曰爻。爻有等，故曰物。物相雜，故曰文。文不當，故吉凶生焉。<sup>22</sup>

《易》可以審天、人、地三才之道，將之用於人事，即是說明如果人們在不適當的場合、情況下，有了不適當言行，便會有不可收拾的後果。像是《論語》載季氏八佾舞于庭，孔子以為「是可忍孰不可忍」，季桓氏僅是一位大夫，卻在公開場合享受天子八佾舞，可以看出季桓氏的驕奢，最後下場便是和國內其他二氏爭權而滅亡，這正是文不當、禮文過於其爵，故「吉凶生焉」之理。

而另一個例子說到禍患之所由，《周易》〈繫辭上〉說：

「不出戶庭，無咎。」子曰：「亂之所生也，則言語以為階。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幾事不密則害成。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」<sup>23</sup>

旨在說明言語所生的禍害。因為言語會帶來禍患，所以要人能夠謹言慎行，畢竟所動者無心，受之者有意，相處之間或有誤解，因而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所以《周易》〈繫辭上〉只說要人謹慎於言，實際上卻是以簡馭繁，舉一反三。於此可以見到先賢對世界充滿信心，他們並不只是陳述事情的負面性，要人一直去避開禍患，反倒是將一件事的利害提出，使人能夠趨吉避凶。

## （二）分別群類為吉凶之源

然而吉凶的分別是從什麼地方開始，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去區分的，在《周易》〈繫辭上〉中說到：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」<sup>24</sup> 這一章是說聖人在《易》未作之時，經由體察天地之間的運作，而興起了創作的感覺而作《易》，因著其中的變化便構成了八卦。在此所說的「吉凶生矣」，正是聖人在將萬事萬物分門別類的時候所分別出來的。聖人為了將天地間的各項事物分門別類，勢必要在其中作區分，於是有善惡是非吉凶的狀態，用以使人趨吉避凶，善善惡惡。

就《周易》的發生觀來說，其實只是要人能夠居安思危，因為《周易》之所以作，據《周易》〈繫辭下〉記載：「易之興也，其於中古乎，作易者，其

<sup>22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2，頁 175。

<sup>23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1，頁 152。

<sup>24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1，頁 143～144。

有憂患乎。」<sup>25</sup> 說明作《易》者是帶著憂患意識而著成此書，以聖人設卦立象時，期許人們能夠預知吉凶之道，因而能夠趨吉避凶，甚至是逢凶化吉，藉以達到「吉無不利」的境界。此正如《周易》〈繫辭上〉所說的：

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而明吉凶，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是故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。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。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。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動，三極之道也。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，《易》之序也。所樂而玩者，爻之辭也。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無不利。<sup>26</sup>

聖人觀察宇宙間的陰陽寒暑變化，剛柔進退之舉動，而反思於人世，遂發展出一套理論，來對於人事間的應對進退，以求達到無礙於人、不害於世的境界，再進一步觀玩焉，可以做到無往不利的最高境界。縱使面對的是一個混亂、不可掌握的世界，但是在能夠瞭解到事情發生的可能性，外在的事自己不能夠掌握，但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心智，調整心態，靜靜地觀察變化的趨勢，然後隨物變化、應事權變，然後可以達到無咎，進而無不利的可能。

審《周易》之生，於化生義中示最高的創造本體，以顯天地化成之不易，而要人能夠珍惜所有，專心一致，不恣意外求。在發生義裡，聖人明言吉凶悔吝之生，欲人能夠逢凶化吉、趨吉避凶，以至無不利。最終，有生命之誕生，又有事件生發於其中，於是有一完整生命。故《周易》之「生」，總以生命觀，則是人生天地間之完整面貌，以顯儒家之積極義，自「明明德」，終「止於至善」。

## 五、「生生之謂易」——《周易》中的生命觀

### （一）生生之豐富易意

《周易》中將「生」之意涵作了最豐富的闡述者，即在「生生之謂易」一詞，以其使用疊字，使得其意義有多種可能。第一個涵義是將「生生」作為一個動詞，即指「化生萬物」、「長養萬物」之意。宇宙的各項事物皆是由一陰一陽的變化而生成，生出而成就之，這過程便稱為「生生」，其內容則是「易」。

<sup>25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2，頁 173。

<sup>26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1，頁 145~146。

孔穎達《周易正義》〈序〉中認為「易」的意思分做三個：「易一名而含三義，易簡一也，變易二也，不易三也。」<sup>27</sup> 其中「變易」的思想認為「易」是：「爲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，唯變所適。」<sup>28</sup> 此變易的方式、內容是難以捉摸、沒有一定的規則，但是都符合道的形式，而能夠顯現出道的面目來，這其中的關鍵正是在於能「生」，因爲人、物有「生生」的可能，所以難以捉摸其變化，這現象正好就是「易」——「變易」的表現方式。由於事物有難以預測的未來性，是故對於不可知的將來，其中可能發生的事情有無窮的可能性，此即「生生之謂易」中所引出的意涵，此意義於「化生觀」、「發生觀」中已經明白地解析了。

在整部《周易》裡，除了把「生」當作動態的化生和發生以外，第三類就是指名詞的生命、生活。對於生命觀，可以《周易》〈繫辭上〉之說法爲證：「《易》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；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」<sup>29</sup> 生與死並言，則生死之意相對，即指《易》理與天地一般，若能窮究其奧義，則能知死生之理，這也是整部《周易》裡對於「生」的最重要的觀念。另外，在《周易》〈繫辭上〉中又有說道：

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！顯諸仁，藏諸用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哉！富有之謂大業，日新之謂盛德。生生之謂易，成象之謂乾，效法之謂坤，極數知來之謂占，通變之謂事，陰陽不測之謂神。<sup>30</sup>

所謂「生生之謂易」，其意思可以分出三個不同的涵義。將「生生」當作形容詞解釋，則是指充滿生育、化育能力的，這個能力稱之爲「易」。<sup>31</sup> 意即以爲「易」是永不止息的生命現象。此意義在〈大過〉中有明白地解說，其中用「生」作爲美好生命、有生命力的含意。其文說道：

<sup>27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1，頁3。

<sup>28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12，頁173~174。

<sup>29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11，頁147。

<sup>30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11，頁148~149。

<sup>31</sup> 上古時代，對於疊字詞的使用大多都是將其視爲形容詞，如「采采卷耳」的「采采」，其義正爲「豐盛的」，因此若將「生生」視爲一組當成形容詞用的疊字詞，則其義爲富有生育、化育能力的。

九二，枯楊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無不利。〈小象〉曰：老夫女妻，過以相與也。……九五，枯楊生華，老婦得其士夫，無咎無譽。〈小象〉曰：「枯楊生華」，何可久也？老婦士夫，亦可醜也。<sup>32</sup>

〈大過·九二〉所說者是失去生命力的樹木，但是生出了新的幼苗，其意即為外表看似沒有生育能力的樣子，樹木的內在卻蘊含著無限生機、無窮潛力，故能無不利。〈大過·九五〉與〈大過·九二〉的不同之處在於，後者是老夫配少婦，以少婦當作其生育能力的表徵；前者是老婦配少夫，其中老婦無法再生育，是已經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婦女，故說其生出了花而不稱能生果實，即是暗喻雖有花卻無果，故縱有美好的外貌，卻也不能夠有良好的結果。且花之生，其凋也速，故言「何可久也」，所以程頤說：「以士夫而得老婦，雖無罪咎，殊非美也，故云无咎。无譽象，復言其可醜也。」<sup>33</sup> 表示這件事雖然不是多麼美好的事情，不過也沒什麼大錯誤，但是又沒有值得稱譽的地方。二者文雖不同，但從讚頌生命力的觀點來看，二者明顯是持同一立場。

在此「生稊」、「生華」之下，暗藏著此生有無限生命力的含意，對應到「生生」一詞，涵義即是將無限生命力轉化成名詞，便是說生成所生之物、完成美好的人格。第一個「生」是指生成、發展完全，第二個「生」是指生命境界、人生生活。也就是說將人的每一天過得美好充實，把人的性格發展成為圓滿、止於至善的境界，這樣的內容就叫做「易」，所以稱作「生生之謂易」，此即為生命觀。蓋陰陽變化是道的運轉模式，在人的身上則是善、是性，由於人生命中有無限的活力，因此可以對於完善的東西加以執著成之，而做到《周易》〈乾·文言〉中所謂大人的境界：「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」<sup>34</sup> 依此而論，則是將「生生之謂易」當作實踐當下的生命，而盡心知性，如此則可以當一個頂天立地的人，更可以效法天地，進而達到知天、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## （二）反省為生命之本

在了解「生生之謂易」的意義之後，便可以從《周易》中瞭解到其生命觀。《周易》對生命觀的闡釋最重反省的功夫，在《周易》〈觀〉中說道：

<sup>32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5，頁70~71。

<sup>33</sup> 《易程傳》，卷2，頁252。

<sup>34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1，頁17。

六三，觀我生，進退。〈小象〉曰：「觀我生，進退」，未失道也。……  
九五，觀我生，君子無咎。〈小象〉曰：「觀我生」，觀民也。上九，  
觀其生，君子無咎。〈小象〉曰：「觀其生」，志未平也。<sup>35</sup>

〈六三〉不當位，則必須要能反思自己以往的所作所爲，以思考往後的處世態度，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，則可以使行事合於正道，如此便能夠進退合宜，不偏於正軌。〈九五〉處國君之位，基於上行下效、風行草偃的效果，若上樑不正，下樑必歪，因此體察己身之過，若失於愛惡之弊，則難得其正，故上位者能夠善於察民情、觀民風之善惡，則可以使教化善。〈上九〉以陽剛的德性而列於最上的位置，是過剛而不中，但是處在最上的位置，其行受萬民所觀，故當時時自省，以求不失所望，程頤謂：「不可以不在於位，故安然放意，無所事也，是其志意未得安也，故云志未平也。」<sup>36</sup> 就算沒有在朝爲官或是一職半位，亦是要檢點自身的行爲，達則以行爲兼善天下，窮則修己獨善其身，修身不在於職位，在自身是也。透過自我反省，使生命更加圓滿、完備。

在《周易》中以〈乾〉、〈坤〉爲首，二卦有父母之意，依此化生六子，即是其他六卦，而六十四卦皆由此八卦相互錯置而生，是故《周易》〈繫辭上〉說：

夫《易》廣矣大矣！以言乎遠則不禦，以言乎邇則靜而正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。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。<sup>37</sup>

乾坤之德配廣大，其中「生」之觀念非但可以作爲化生的觀念，還可以當做生命、生活的觀念，即是說乾坤的德性大大地擴充了整個生命的內容，使人的生命更加充滿光輝。而乾之爲天屬大生，坤之爲地屬廣生，天地相交融即爲生生，生生即是易，此乃無止盡地生發、創造，旨在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。是故《周易詳解》闡發「生生之謂易」一語，曰：

生生之謂易，言其生生相續，而無有終窮之謂也。易有生生不窮之緼，

<sup>35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4，頁60。

<sup>36</sup> 《易程傳》，卷2，頁186。

<sup>37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11，頁149～150。

故在乾則知大始，而有以成其象；在坤則作成物，而有以效其法。乾坤成列，而象法昭著，亦可謂顯矣。<sup>38</sup>

於易中有無限生機，自乾坤起則明道之體用，一以成象一以造物，於是天下萬物備矣。從天地之初，以致於人事、人生，則反省自身生命，可以察覺生命本是無窮前進創造的過程，而以實踐價值為前進的動力，因此人生就是一直在創造新的價值並拓展之、以提升生命意義，使生命更加地美好、完備，一切的生命活動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在前進。雖然，已位列前茅，但不可以此自傲，「厚德載物」正是要人能容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，「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」，要天下同歸於善，未達此境則黽勉求之。

## 六、生之意涵在六十四卦中的展現

生的意涵在《周易》中，並不僅僅侷限於所列之二十三個詞句中，細察整部《周易》，處處可以見到對「生」的期待。是故將從卦序安排進行討論，以及《周易》思想中所透顯出來的生之期待。

### （一）卦序中之生意

歷來對於卦序的編排，在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、《周易》中皆是不同的順序，縱使是出土文獻帛書《周易》亦然，此四者的卦序安排迥然不同。《連山》以〈艮〉卦為首，《歸藏》以坤卦為首，不同於《周易》是由〈乾〉、〈坤〉起始<sup>39</sup>，今本排序表現了《周易》生生不息的觀念，〈乾〉、〈坤〉兩卦象徵著男女、天地，以其為首則是男女交往、天地交泰之意，下經的〈咸〉、〈恆〉兩卦表示男女交往後的婚姻狀況，先結婚，然後廝守地長長久久，經由婚姻產生子孫，是《周易》在卦序中對「生」之觀念的表現。

其次仍從卦序上的安排來看，在六十四卦的排序中，透顯出編排者有意要以一個邏輯的方式將六十四卦串連起來，通過串聯以示相生之理，此意圖明確地顯現在《周易》〈序卦〉中，其文說道：

<sup>38</sup> 宋·李杞：《用易詳解》（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》第14冊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35年），卷13，頁30。

<sup>39</sup> 近代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《周易》的卦序起始為乾，然之後的順序則開始有別，其第二為否卦，與今本以乾坤起始不同。

有天地，然後萬物生焉，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，故受之以屯。屯者，盈也。屯者，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蒙，蒙者，蒙也，物之穉也。……節而信之，故受之以中孚。有其信者必行之，故受之以小過。有過物者必濟，故受之以既濟。物不可窮也，故受之以未濟終焉。<sup>40</sup>

〈序卦〉之關鍵即在於每卦的卦意以一個必然發生的條件進行，因此〈乾〉、〈坤〉之後承接者為〈屯〉、〈蒙〉，到最後因為天地萬事萬物所有發生的事情無止盡地延續，縱使每件事情皆有不同形式，其大要多不脫此六十四卦所指之事，因此〈既濟〉、〈未濟〉象徵著事情發生了、結束了，卻也會再發生、再結束，不斷地循環下去。其次再從卦象進行考察，一卦有六爻，六爻皆有所變化，在不同的情況下，從此爻變成彼爻的情況就會發生，如〈否〉的卦象是乾上坤下，經過變化之後就變成了〈泰〉的坤上乾下，正好是〈否〉的倒反，這也是要人能夠省察變化發生的可能，進而趨吉避凶。

## （二）卦爻中之生生意涵

《周易》卦序、卦爻皆透顯出對生的期待，以及在生長的過程中所要注意的細節。不只如此，在卦中也間接呈現出對生命的憧憬和無限可能性，即以《周易》〈復·彖〉之「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！」<sup>41</sup>為證，伊川於此下注曰：「一陽復於下，乃天地生物之心也。」<sup>42</sup> ䷗此陽爻位於諸陰爻之下，其名為復，意在此陽乃靜極之後動，極寒之後生機現，此天地不殺之德，而保有生命氣息於寂寥之中，故朱熹復陳其意，曰：「積陰之下，一陽復生，天地生物之心，幾於滅息，而至此乃復可見。在人則為靜極而動、惡極而善，本心幾息，而復見之端也。」<sup>43</sup> 朱熹從天地生物之心，於寂滅之中亦潛藏生生之幾，將此意念轉化到人事上，則是「小人閒居為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」<sup>44</sup>，縱使不善，亦能誠意而著其善端，是為揚善之幾。如此，顯發其善而去其惡，天下莫不善也，此即「一陽復生」之微言大義，亦是〈復〉卦所明生生之意。

<sup>40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3，頁 187～188。

<sup>41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5，頁 65。

<sup>42</sup> 《易程傳》，卷 2，頁 214。

<sup>43</sup> 宋·朱熹著：《周易本義》（《無求備齋易經集成》第 28 冊，台北：成文書局，1976 年），卷 1，頁 270。

<sup>44</sup> 宋·朱熹集注、蔣伯潛廣解：《學庸集注》（台北：啓明書局，2001 年），頁 12。

《周易》所關懷的面向，不僅在於天生萬物，亦照顧到人類的生命。於人事上，除了要人關心隨時發生的變化之外，對於生活的態度，就是要人能夠充滿生氣、活力，《周易》〈乾·大象〉中有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彊不息」<sup>45</sup>，以及《周易》〈乾·文言〉之「君子進德修業」<sup>46</sup>，兩者皆明言人要能夠保持著積極的態度，以及強大的活力，迎接生活中的挑戰。人生的事往往不能盡如人意，但是能夠保持著最初的決心，就算受挫仍有持續前進的毅力，永不停止向上發展的想法，時時警惕自己、擇善固執，內外皆求更高的進步可能，就能夠成就一個有活力、積極進取的人生。這樣的人生如同植物一般，只要受到陽光、水、空氣的滋養，就能夠一日一日地茁壯、成長。《周易》雖在〈屯〉揭示了草木初生的困難，但畢竟是要破土而出，一旦度過了屯難，隨後迎接著的就是一日一日的成長、茁壯。

《易》透過化生的想法，讓人們可以從一般人，經過教育學習，進而成長，然後臻至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」<sup>47</sup>，這般大人的境界。於是乎可以做到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」<sup>48</sup>，在舉手投足之際皆能夠與天地並立齊觀。除此之外，人們還能透過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<sup>49</sup>，以今日之我革昨日之我，透過革新的力量「革而當，其悔乃亡」<sup>50</sup>，由內而外做一完美的變身，成就自我，進而成就一個美好的人生。

不僅如此，成就自我以後，還能夠進一步地為世界萬物盡一份心力，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<sup>51</sup>，成就自我更要成就他人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<sup>52</sup>，達到人我皆能自立立人的境地。《易》之德配天配地，透過化生、發生，以及生命中的活力、生命的期許，讓人與天地並立，繼善成性，進而能夠達到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」<sup>53</sup>的最後、最高境界。

整部《周易》從「生」的觀點出發，就是教人以三點原則，首先是要神采奕奕，以充滿蓬勃生氣為基礎，唯有如此，在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情況，都能夠

<sup>45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1，頁11。

<sup>46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1，頁14。

<sup>47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1，頁17。

<sup>48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1，頁17。

<sup>49</sup> 《學庸集注》，頁7。

<sup>50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8，頁111。

<sup>51</sup> 《張子全書》，卷14，頁352。

<sup>52</sup> 宋·朱熹集注、蔣伯潛廣解：《論語集注》，（台北：啓明書局，2001年），頁85。

<sup>53</sup> 《學庸集注》，頁37。

有心力去面對，而不會被生活中的困境給消磨殆盡。之後教人要勇往直前，以永不止息為進程，憑藉著這一點，縱使遇到挫折、失敗，也能夠勇敢、不畏懼地站起來，就算受到一波波的衝擊，也能夠愈挫愈勇。最末則是教人要積極創造，以「能生」為目的，唯有如此才能在一片平凡中找到事物的價值，也才能夠在生活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樂趣。通過這三點，人生的過程也不會有遺憾，而充滿無限的趣味。

## 七、結論

在《周易》的哲學裡，「生」是代表著無限的希望、無窮的可能，能活著就能夠創造新的事物與價值，《周易》〈繫辭下〉說道：

《易》曰：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」子曰：「天下何思何慮？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？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往者屈也，來者信也，屈信相感而利生焉。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；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；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。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」<sup>54</sup>

這是對於〈咸·九四〉所做的評論，在《周易》〈咸〉裡是這麼說：「九四：貞吉悔亡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象曰：貞吉悔亡，未感害也。憧憧往來，未光大也。」<sup>55</sup>合看此兩則可以知道，此中之德性重在能夠真正，能真正則能悔亡，而真正的表現方式即在誠心誠意，能夠一心向著某一個目標、一個價值去邁進，不論途中會遭遇到的什麼困難，只要心正意誠，必然能夠達到目標。

綜論以上所述，《周易》中的「生」之意涵共有三項，即（1）化生義——宇宙的萬事萬物皆由化生而來，而化生的來源是易、是道，透過化生、創造，使世界充滿了新奇，也使人生充滿了無比的樂趣；（2）發生義——吉凶之所發生都是用以警惕人的行為，以求行為達到至善、無往不利，注意外在事物的變化，瞭解到變化發生之幾，進而能夠逢凶化吉、趨吉避凶；（3）生命義——人的一生都是在追求一個完美的生命型態，而在這過程中我們要透過不同的方式，不斷地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以求自己的人格能夠臻至至善的境界，進而使

<sup>54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12，頁 169。

<sup>55</sup> 《周易正義》，卷 6，頁 82。

世上的每個人都能得到完成其生命價值及其生命意義。

## 附錄

次數	經傳出處	引用文句	層次別
1	〈坤·彖〉	〈彖〉曰：至哉坤元，萬物資 <b>生</b> ，乃順承天。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。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牝馬地類，行地無疆，柔順利貞。君子攸行，先迷失道，後順得常。西南得朋，乃與類行；東北喪朋，乃終有慶。安貞之吉，應地無疆。	化生義
2	〈屯·彖〉	〈彖〉曰：屯，剛柔始交而難 <b>生</b> ，動乎險中，大亨貞。雷雨之動滿盈，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寧。	發生義
3	〈觀〉爻辭及〈象〉傳	六三，觀我 <b>生</b> ，進退。 〈象〉曰：「觀我 <b>生</b> ，進退」，未失道也。 九五，觀我 <b>生</b> ，君子無咎。 〈象〉曰：「觀我 <b>生</b> 」，觀民也。 上九，觀其 <b>生</b> ，君子無咎。 〈象〉曰：「觀其 <b>生</b> 」，志未平也。	生命義
4	〈大過〉爻辭及〈象〉傳	九二，枯楊 <b>生</b> 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無不利。 〈象〉曰：老夫女妻，過以相與也。 九五，枯楊 <b>生</b> 華，老婦得其士夫，無咎無譽。 〈象〉曰：「枯楊 <b>生</b> 華」，何可久也？老婦士夫，亦可醜也。	化生義、生命義
5	〈咸·彖〉	〈彖〉曰：咸，感也。柔上而剛下，二氣感應以相與，止而說，男下女，是以亨，利貞，取女吉也。天地感而萬物化 <b>生</b> 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觀其所感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！	化生義
6	〈益·彖〉	〈彖〉曰：益，損上益下，民說無疆；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利有攸往，中正有慶。利涉大川，木道乃行。益動而巽，日進無疆。天施地 <b>生</b> ，其益無方。凡益之道，與時偕行。	化生義 <sup>56</sup>
7	〈升·大象〉	〈象〉曰：地中 <b>生</b> 木，升；君子以順德，積小以高大。	化生義
8	〈繫辭上〉第一章	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 <b>生</b> 矣。	發生義

<sup>56</sup> 「天施地生」者，以天無不覆，故其賜予萬民者常下，如雨。地無不載，是所賞眾庶者常由下行上，若草木。上之下有施予義，自下上長即生之理。

9	〈繫辭上〉第二章	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而明吉凶，剛柔相推而 <b>生</b> 變化。是故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。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。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。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。……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無不利。	發生義
10	〈繫辭上〉第四章	《易》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；原始反終，故知 <b>死生</b> 之說；精氣爲物，遊魂爲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；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；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；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，故神無方而《易》無體。	生命義
11	〈繫辭上〉第五章	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！顯諸仁，藏諸用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哉！富有之謂大業，日新之謂盛德 <sup>57</sup> 。 <b>生生</b> 之謂易，成象之謂乾，效法之謂坤，極數知來之謂占，通變之謂事，陰陽不測之謂神。	化生義、發生義、生命義
12	〈繫辭上〉第六章	夫《易》廣矣大矣！以言乎遠則不禦，以言乎邇則靜而正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。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 <b>生</b> 焉。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 <b>生</b> 焉。廣大配天地，變通變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善配至德。	化生義
13	〈繫辭上〉第八章	「不出戶庭，無咎。」子曰：「亂之所 <b>生</b> 也，則言語以爲階。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幾事不密則害成。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」	發生義
14	〈繫辭上〉第十一章	是故《易》有太極，是 <b>生</b> 兩儀，兩儀 <b>生</b> 四象，四象 <b>生</b> 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 <b>生</b> 大業。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，變通莫大乎四時，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貴。備物致用，立成器以爲	化生義

<sup>57</sup> 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，而此處所云「日新之謂盛德」，即是指日新乃無止盡地自我改變、創新，明明德，故於「生生之謂易」可以有眾多的解釋空間。自化生義說，則其示無限生機，能夠生發萬物；於發生義，則知世界流轉，諸事生發於其間，所行不可不慎；於生命義，則要生生不息，以止於至善爲終極目標，自修身以達平天下。

		天下利，莫大乎聖人。探賾索隱，鈎深致遠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大乎蓍龜。是故天 <b>生</b> 神物，聖人則之；天地變化，聖人效之；天垂象，見吉凶，聖人象之。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；繫辭焉，所以告也；定之以吉凶，所以斷也。	
15	〈繫辭下〉第一章	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；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。剛柔相推，變在其中矣；繫辭焉而命之，動在其中矣。吉凶悔吝者， <b>生</b> 乎動者也。……天地之大德曰 <b>生</b> ，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？曰仁。何以聚人？曰財。理財正辭，禁民爲非，曰義。	前爲發生義；後爲化生義
16	〈繫辭下〉第三章	是故《易》者象也，象也者像也，彖者材也，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。是故吉凶 <b>生</b> 而悔吝著也。	發生義
17	〈繫辭下〉第五章	《易》曰：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」子曰：「天下何思何慮？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？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 <b>生</b> 焉。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往者屈也，來者信也，屈信相感而利 <b>生</b> 焉。」	發生義
18	〈繫辭下〉第五章	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；男女構精，萬物化 <b>生</b> 。《易》曰：『三人行，則損一人；一人行，則得其友。』言致一也。	化生義
19	〈繫辭下〉第十章	《易》之爲書也，廣大悉備。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六。六者，非它也，三才之道也。道有變動，故曰爻。爻有等，故曰物。物相雜，故曰文。文不當，故吉凶 <b>生</b> 焉。	發生義
20	〈繫辭下〉第十二章	愛惡相攻而吉凶 <b>生</b> ，遠近相取而悔吝 <b>生</b> ，情僞相感而利害 <b>生</b> 。凡《易》之情，近而不相得則凶，或害之，悔且吝。將叛者其辭慚，中心疑者其辭枝。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。誣善之人其辭游，失其守者其辭屈。	發生義
21	〈說卦〉第一章	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贊於神明而 <b>生</b> 蓍，參天兩地而倚數，觀變於陰陽而立卦，發揮於剛柔而 <b>生</b> 爻，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	化生義
22	〈說卦〉	震爲雷、爲龍、爲玄黃、爲敷、爲大塗、爲長子、	化生義

	第十一章	爲決躁、爲蒼筤竹、爲萑葦、其於馬也爲善鳴、爲鼻足、爲作足、爲的顙、其於稼也爲反生、其究爲健、爲蕃鮮。	
23	〈序卦〉 上	有天地，然後萬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，故受之以屯；屯者盈也，屯者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蒙。	化生義

## 【參考文獻】

### 一、古籍文獻（依作者時代先後順序排列）

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，台北：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9年。

唐·孔穎達正義、清·阮元刊刻，《周易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第1冊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7年。

宋·邢昺疏、清·阮元刊刻，《爾雅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第8冊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2007年。

宋·李杞：《用易詳解》，《四庫全書珍本》第14冊，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1935年。

宋·程頤傳，《易程傳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87年。

宋·朱熹著，《周易本義》，《無求備齋易經集成》第28冊，台北：成文書局，1976年。

宋·朱熹編《張子全書》，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，1966年。

宋·朱熹集注：《四書集注》，台北：啓明書局，2001年。

### 二、近人著作（依出版年排序）

容庚，《金文編》，台北：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70年。

孫海波，《甲骨文編改訂版》，日本京都，中文出版社，1972年。

馮滬祥，《周易之生命哲學》，台北：天下圖書公司，1973年。

李煥明，《周易的生命哲學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2年。

余培林，《詩經正詁》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5年。

王新華，《周易繫辭傳研究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8年。

周甘逢，《周易人生哲學》，高雄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，2001年。

季旭昇，《說文新證》，台北市：藝文印書館，2002年。

曾春海，《易經的哲學原理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3年。

楊文衡，《易學與人文》，北京：中國書店，2004年。

羅熾、蕭漢明，《易學與人文》，北京：中國書店，2004年。

呂紹綱，《周易的哲學精神——呂紹綱易學文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。

賴貴三，《易學思想與時代易學論文集》，台北：國立編譯館，2007年。

## 筆記欄